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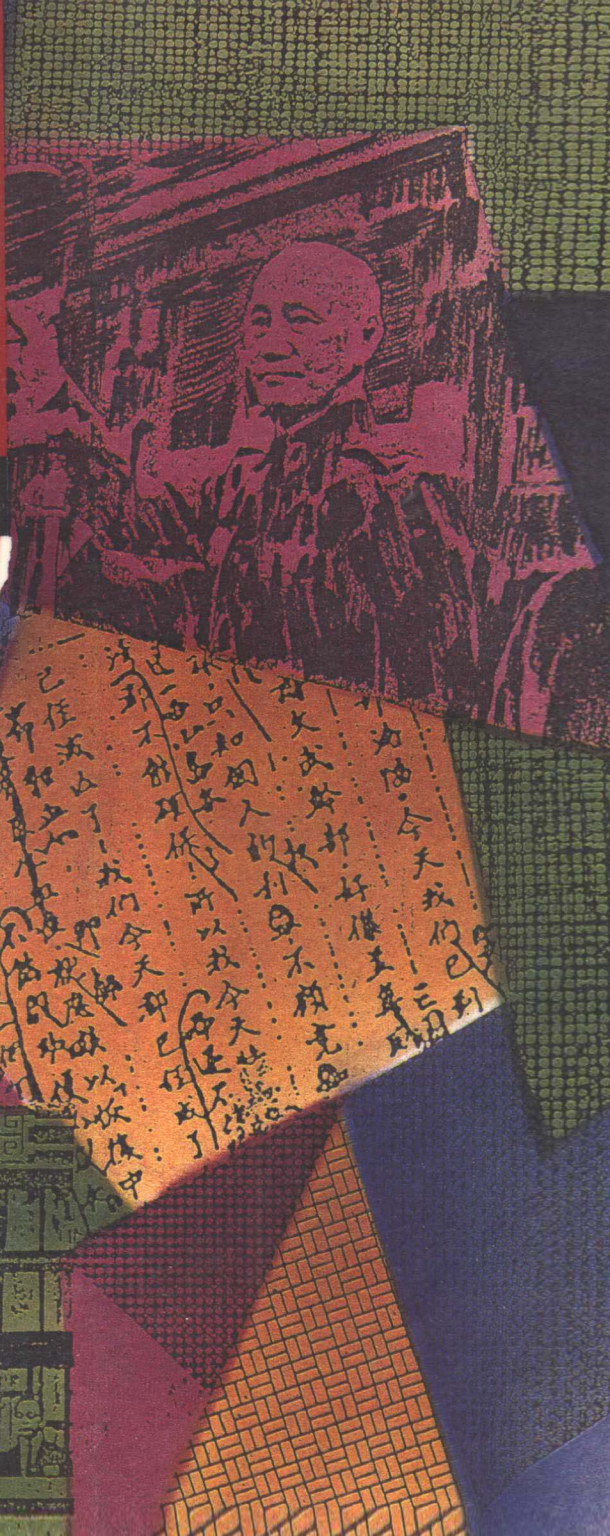
草山 残梦

金陵春梦续集

第十集

日暮途穷

唐人著



草 山 殘 夢

第十集 日暮途穷

唐 人 著

赵元龄 整理

华 文 出 版 社

1992 年 · 北京

《草山残梦》编辑出版名单

顾 问：许力以

主 编：肖德荣

副主编：宋桂选 邢凤藻 冷 静 王文祥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文祥 刘万朗 刘寿春 邢凤藻

肖耀先 肖德荣 宋桂选 冷 静

胡治安 张光璐 高 太 殷崇文

特约责任统编：邢凤藻

责任编辑： 齐 宇 王文祥 刘万朗 东 山 江 玉

技术编辑： 陈赓灿

装帧设计： 邵 新

编 务： 王云涛

出版说明

香港著名作家唐人先生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金陵春梦》，曾在国内外引起读者强烈反响。对其中一些问题，专家们虽有不同看法，但作为文艺作品，它在读者中是有一定影响的。

现在出版的《草山残梦》是《金陵春梦》的续篇，约计三百余万字。该书从蒋介石逃离大陆写起，直至写到蒋介石客死台湾。其中成功地描写了蒋氏父子在台湾复杂环境中的种种活动及其心理状态、发展，从而向读者揭示了台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揭示了台湾回归祖国需要作出的努力。这对我们今天了解台湾问题复杂的历史背景，勾通大陆和台湾人民的往来与相互了解，是极有价值的。对于我们如何最终实现“一国两制”的构想，统一祖国，也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该书作者生前曾在香港、澳门报纸连载，此次出版是根据连载稿，由赵元龄先生综合整理而成。

该书是作者生前的旧作，不是历史专著。它是依据当时港台及国内外报刊发表的新闻报道、消息、资料，以作者文学构思加工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看来许多历史事件、人物的真实情景，正在一步一步地清楚。此次出版，为尊重历史、尊重原著，我们不便作更多的改动，请

读者谅解。涉及到当时台湾与美国、日本、朝鲜的外交政策等问题，也只能是该作品创作时的国际背景和作者的理解，并非今日评论他国外交，对此也一并说明。

对于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出版，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及出版界的专家、前辈，文学界的朋友，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深表谢意。

编 者

目 录

第 一 回

乌烟瘴气 造船拆船没有船 (1)
乱七八糟 狗啃狗骨怀鬼胎

第 二 回

众叛亲离 对大陆禁运解体 (41)
自讨苦吃 押船案两院生烟

第 三 回

“外人投资” 实乃骗局没有错 (87)
“投资外人” 舞弊发财是真情

第 四 回

风风雨雨 殷台一案闹了五六年 (116)
热热闹闹 行立二院折腾两三场

第 五 回

日暮途穷 囚犯老兵悬崖筑路 (148)
装模作样 蒋大公子进山视察

第 六 回

拉点外资 小蒋一愁莫展 (185)
搞点采访 记者吃惊不小

第七回

周大省长 美名“视察”走台东
想当总统 实为“摸底”露马脚 (209)

第八回

弦外有音 蒋介石侃辞非佳兆
生不如死 陈某人惊悟思前情 (256)

第一回

乌烟瘴气 造船拆船没有船
乱七八糟 狗啃狗骨怀鬼胎

列位，上集提到的那宗美蒋之间的“殷台公司案”，是一宗典型的主子与奴才间各怀鬼胎，狗咬骨头的例子，风风雨雨，闹得一塌糊涂，臭不可闻，难怪国民党十分头痛。此案说来话长，简言之，这是美国插手台湾的具体做法之一。前美国第七舰队上将司令柯克，且为殷台公司的董事之一，其受美方重视可知。而所谓“殷台”，乃是美国“殷格斯造船公司”与“台湾造船公司”的联合名称。那殷格斯公司在大战结束后，并无能力与欧洲、日本的造船业竞争，甚至接不到一张外国定造船舶的订单，于是想与台湾合作，企图在东南亚有所“作为”，且由该公司总经理兰尼尔自己到台湾布置，准备在侵略军事上有所扩张，在经济上大捞一笔，此其一。

美方投资仅为美金廿万，且在十三个月中即可收回。其法乃在陆续缴付的货款内、优先经由任何一家纽约银行以美金清付。这样做既无须投入巨资，也不冒任何风险，决无损失之虞，连

兰尼尔都认为这是他们前所未有的稳妥业务。此其二。

兰尼尔仅派八至十名职员到台湾做顾问，负训练员工与监督作业之责，轻而易举，并不影响公司中专任人员的工作。此其三。

而该公司中少数人员，又以私人名义及余力象征性地投资于殷台公司。事前且已接获工程油轮公司定造两艘油轮，事后盼能多得定单，此其四。

美国佬的如意算盘，准备在计划实施一年之后，殷格斯公司收入能由每年千五百万美元增至二千五百万，利莫大焉。此其五。

台湾工资低廉，大赚特赚，决无问题。此其六。

当前世界贸易，美国佬认为油轮和矿苗运输船只是最急需的，“殷台”远景甚好，价格低於美国，自日本购得钢材，以为一切顺利，此其七。

而租赁台湾船厂的一切条件，如若干种捐税的减绝，结汇的自由，以及战时保证等等，蒋介石是非让步不可的“利莫大焉”。此其八。

租约期满或期满之前，在双方同意下，殷台公司应得利润，可以抽税方式，限为长期资本，仅须将价值相等的股票，让中国与“国际基金会”，这种“条件”过份优越，非大赚不可。此其九。

而自第五至第九“优越条件”下的收获，虽属殷台公司中所有的投资者，但主要的获利者乃是美国政府及其侵略政策，因此官方十分“合作”，蒋方唯命是从，以为这个乃是大大的甜头。尤其是此乃造船玩意，蒋介石幻想美国主子可以帮他造船运兵“反攻大陆”，否则即使像个没头苍蝇那样要去“反攻”，二十几万兵士即使肯当炮灰，却苦乏“水面步行”之术，因此这个船厂的设立，双方各有幻想、各怀鬼胎，不过双方谁也没料到皂泡的幻灭，如此之快！

列位看官，老朽这样简单地进述此宗“殷台公司案”，谅必是不会满意的，因为早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已有四、五位

读者来信，希望知道该案的来踪去脉，如今信件虽已散失，老朽不敢云忘，遵命办理。却说殷格斯造船公司的主观愿望，前面已作交代，当时蒋方的主观愿望，也该在此叙述。原来蒋方闻道美方有此企图之时，也曾不断会商，空欢喜一番。当时的经济部长江杓、中国石油公司总经理金国英、台湾造船公司总经理周茂柏等人，曾由老蒋召见“垂询”，江杓眉花眼笑报告道：

“此事对我国有百利而无一弊，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岛，四周是海，非船不可！尤其是反攻大陆一旦令下，更是非船不可，中美合约造的固然是油轮，但时机成熟，就可以制造运兵轮船。军舰固由美国供应，但美国在供应运兵轮船的问题上，却未必胜任。”老蒋频频点头，连呼好好，问台湾方面有何准备？如何合作？有何好处？周茂柏便道：

“台湾造船公司的船厂，设备方面虽然粗具规模，还有适合国际标准的大船坞两座，但是已嫌陈旧，而且还缺乏重型起重機，乃至焊切等等器具也感不足，修理船只还马马虎虎。说到造船就力不从心，本来有增加设备的必要，如今盟邦肯合作，那么太好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台湾船厂现有员工之中，对大船设计和制造方法，一无经验，二无基础，三无信誉，四无技术，五无诀窍。”老蒋皱眉道：“一开头你说了很多好的，怎么一点也不好了，难道一条船也造不起来？”周茂柏一头大汗道：“报告总统，船是可以造的，至多是三百五十吨的渔船，巨型货轮油轮就不能制造。如今各国正在竞造巨型轮船，日本的朋友对我们说过两句很重要的话，他们说现在是造船业的黄金时代，台湾四周是海，不能不发展这项工业，又说共区的造船业正在急起直追，万吨级轮船且已下水，他们要我们……”老蒋心头一沉，说：“不提共区，说我们自己的！”周唯唯，说：

“造船工业日新月异，我国如不迎头赶上，就会落后三十年！日本朋友说我们已经落后三十年，因此如今美方愿意合作，正是

大好机会。第三点，造船资金极巨，国力难以负荷，美援也不可
得。”老蒋道：“对，我倒忘了，为什么造船不能得到美援？”

江杓在旁插嘴道：“那是因为美国国会会有一个规定，凡外国造船业和航业，俱皆不得予以美援，非如此不能保障美国自己的利益，这个规定是一九五〇年公布的。”老蒋“哦”了一声，周茂柏说下去道：“正因如此，外国那些著名的造船厂又都忙于本身业务，不可能到台湾来和我们合作。而我们远在七年之前，就不断在外国到处接头，迄无成就，殷格斯公司既然肯来，那就太好。”又道：“第四点：殷格斯公司是美国第五造船厂，靠得住的。他们既愿租赁我们的船厂，经营造船业务，这生意做得。他们除了每年至少付出租金十二万美元之外，还会为我们训练人才，扩充设备。这还不算，在两年时间内又为工程油轮公司造成为我运油所用的超级油轮两艘，而且在十年之后，其所承造轮船的技术资料和蓝图等等，亦全部送给我们，使我们的造船设备、技术信誉得以进展，正合了我方利用外资发展造船工业的夙愿。”

蒋介石暗忖：两年之后才有两艘新油轮，十年之后才有一套蓝图，慢是慢了点，而且这是人家的“密室”，也无从讨价，也只好听它的了。便问：“此外还有什么好处？”周道：“那就是第五点了，想我台湾四面环海，无论平时的对外贸易以及战时的反攻需要，都有积极发展造船工业，以增强海军实力、冲破海上孤立形势的必要。如今发展造船工业的主要课题，在于利用原有台船的基础使之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造船厂，以便建造大型船只。但我们缺乏各种条件，美方肯来，虽然他们为的是自己，对我们也有利，因此大可采纳。不但造船如此，其它部门也可作为参考。”蒋介石频频点首道：“那就这样吧，石油公司方面，又有些什么打算？”金国英诚惶诚恐道：

“中国石油公司方面，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石油。在大陆时期，公司已痛感没有石油之苦，中国又没有石油，石油无法从天而降，

这还不算，向外国买了油，又苦於没有运油船。这和情况，来到台湾之后更加严重，各方所需各级汽油，一天多似一天，都有待本公司提炼与供应。”老蒋问：“每年需要多少原油？”金道：“至少七十万吨，这些原油，都从外国买来的。因此如果我们自己有了油船，方便得多。中国没有石油，这问题无法解决，但有了运油船，情况自当不同，而且有助来日反攻，这是我们赞成造船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本公司在高雄有炼油厂，具有媒触裂炼的最新设备，每年可炼一百二十余万公吨，如再稍加设备，每年就可以炼油一百六十多万公吨，这更需要运油船只，否则没有办法。

而且，如果原油不缺，又可以赚钱！”老蒋闻道赚钱，眼睛一亮，忙问：“怎样还能赚？不是没办法吗？”那金某道：“这是指有了油轮、解决了原油问题而言。到那时候，我们除了供应各方面之外，可以省下五十多万吨销到东南亚！”老蒋喜道：“对！可是就不能卖给共区！他们有了石油，对我们可没好处！”江构道：“那一定，等到油轮造成，我们就从高雄直放新加坡，只要不经香港，共区就买不到石油！”又道：“石油公司这位金开英总经理，他就和以前台糖公司的总经理杨继曾一样，对这一行也真有办法，有抱负！”老蒋微笑以示嘉勉，金某好生得意，又道：

“六年之前，石油公司曾与美国海湾石油公司签订购油合约，每年在康特威交货，卖给我们原油三十三万五千吨”蒋道：“我已忘记了这个合同的价钱，还记得是为期十年。”金道：“当初是十年，价格方面，因为中美关系不同，对方自动减价，油价和牌价比起来，本来每桶美金一元七角二分，减低八分到一角，因此在订约后四十三年一月到四十四年六月间，我们已省下三十七万五千美元。到了那年十一月，海湾石油公司方面对我们说，如今全世界的石油问题，大大吃香起来了，耗油量不断增高，运油轮不敷应用，运价也在水涨船高，他们对我们的供应，或许有变。我们焦急不堪，托了许多人去说情，说如今台湾的石油消耗也在增

加，希望他们特别帮忙，最后算是通融了，他们答应我们匀出油轮吨位，必要时替我们长期租船，保证有油有船。他们真的替我们租用油轮，还把合同由十年延长到十四年，甚至油价也再减低，购油量每年增加七万二千吨，为期五年，不但这样，还贷给我们七十五万美金，作为改良设备，添置新东西作为增加炼制航空汽油之用。”

蒋介石喜道：“这个好！你们要知道，全世界都在抢石油，而美国控制的石油最多，这个，自由世界是顶瓜瓜的，中共没有这个，苏俄自己也不一定够用，我们可占了先，这个太好！不过美国人做生意有一套，我们应该想办法再便宜些，他们会答应的，他们怕我们向旁人买，那他们就不能赚钱了！”江杓道：“总统高见！海湾公司为我们租用油轮时，曾向国际油轮市场打听价钱。‘中国国际基金会’也有好几家油轮公司，而我们的驻美采购服务团就希望他们参加报价，他们财雄势厚，所属工程油轮公司报价最低，得了标，海湾公司就和他们订了两艘超级新油轮的空船租用合约。”

蒋介石微笑道：“这不错，应该可以租好多年吧？”金开英道：“也是十年。那家工程公司，就凭海湾公司租约，筹谋造船基金。”蒋失笑道：“也是买空卖空的生意经哪！”金又道：“油轮建成之后，他们便租与海湾公司转租给我们中油公司。事先签定按时租用租约。运率按照海湾公司租船与营运成本计算，约合美国航务协会规定的运率减少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很是关照。”蒋道：“那租约期满之后，又该如何？”金道：“合同规定，到那时候有一艘油轮归海湾公司所有，并由海湾公司把这艘油船或用代金转赠给我们，作为一种回佣。”蒋道：“有多少个佣？”

金开英想了想道：“这要看油轮的吨位而定。如吴这条船是两万六千吨，那末代金该是两百六十万美元上下。”蒋介石也思索了一阵，又问：“那你们怎么个想法？”金开英道：“公司方面为此开

过好几次会，一致认为这种办法可使油的来源固定，运费不致太高，并且能够运用海湾公司七十五万美元的贷款，作为增加高雄炼油厂提炼各种副产品的设备，可说是百利而无一弊，因此很想有这么一个船厂。”

蒋介石“嗯”了一阵，笑道：“这样说起来，殷格斯特到台湾合作，真的是受到各方欢迎的了。那我就想问问，这件事对我们如此有利，美国海湾公司难道肯白干？他们赚钱的本领比我们高，赚钱的胃口他比谁都大，难道他们肯真正帮忙？”江杓笑道：“这一层，各方也谈过了海湾石油公司也有他们的打算，他们今年已经借给我们三分息的七十五万美元，利息低，十年后又更送我们一条大油船，手面大！但这个并不是他们当初的计划，总统高见，他们当然不是这样的，他们原想在今后十年或者更长的时期里保持他们为数可观的原油销路，保持他们固定的营业收。”蒋道：“我说是不是！”

江杓忙说：“是是！但是他们再想一想，又发觉不妥。一来，石油生意竞争得厉害，如果他这家公司条件苛，难保我们不找第二家。二来，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企图，他们想借台湾为基地，以便踏进远东市场。”蒋介石忙道：“无论如何要强调一点，将来生意滔滔时，无论如何不能卖给共产党，一滴油也不能卖，否则我们就和他抗议！”江杓道：“是是，他们也不会这样做的，石油有多重要？供应共党，不是与自己过不去吗？”

蒋介石沉吟道：“他们想利用台湾做踏进远东的跳板，我们欢迎，可是我们的好处，也该多拿一些，这些生意经对外国人不能太客气。”江杓等人齐声应是，江又道：“在远东石油市场上，一向是德士古公司、亚细亚公司、和美孚公司等等三、四家公司所独占，海湾公司根本联手也插不进去，更加谈不上分到甜头，因此他们有此雄心，连带我们也尝到了甜头。”蒋介石突地说道：“既然各方面都赞成中美合作造船，我当然也赞成，只要对我们真

的有利，这没有问题。这些事情为了运油发生，我倒要问问，现在和过去的石油运输，是怎么样？我已经记不起了。”

江构道：“正因为我们无油无船，过去都由人家代运，内中人人公司做了不少生意。民国三十六年间，那时政府尚未迁台，凡从中东运到高雄炼油的原油，全部人人公司承包。可是这家公司并无油轮，就找到三个美国人，联合集资若干万元，登记组设联合油轮公司，以便逃过各种法禁，向美侨海外油轮公司洽购油轮，同时另外组织一家美国油轮公司，以便混过各种禁例，向美国船委员申请购买油轮。”蒋介石失笑道：“这家公司倒是有办法，买空卖空很是熟练，是谁开的？”江道：“这是一批脑筋灵活非凡的年轻人。”

蒋问：“是谁？”江道：“主要的几个，有夏勤铎、魏重庆、沈家桢、陈献麟等人。都是在战时读大学的，沈家桢在抗战时期，已和资源委员会打交道，赚了不少钱，其他几个离开学校之后，曾研究过‘先贵后富’还是‘选富后贵’的问题。等到大陆既陷，他们就先后赴美。”老蒋笑道：“那是‘先富后贵’的做法了。”江道：“正是这样，他们办起事来，手腕很辣。当那个联合公司和海外公司签约之后，中国石油公司就接受要求，一次开出了十二次运油费用的支票，票面两百七十万美金，人人公司便发财了。因为他们早已有了一百万美元，是中油公司老早就借给他们的；另有中国银行开付的信用状，为数在两百七十万美元以上！他们拿到了这么多钱，就把信用状和即将到手的一条轮船‘米青号’，向美国化学银行，押借一百九十五万美元，以便联合公司购进这条轮船。他们很厉害，为了逃税，人人公司捐出价值三千五百万美元的股票，组织了一个中国国际慈善基金会，再由该会组设米青油轮公司，由他们出面购进米青号。后来出了事，瞒不了人，就出售米青轮，另由米青公司发行一百五十九万五千美元债券，转交中国石油公司抵偿前后贷款。”

蒋介石心想：“这批人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厉害，后生可畏哪！”不禁笑道：“真有他们一手！”江杓也笑道：“美国法院开庭结果，没收了米青号轮船，於是他们这批债券，也就变成了一堆废纸，到现在还没真正了结。人人公司中人当然也受到损失，但并未判罪，”国民党官员们对功名利禄、营私舞弊有着深厚热爱，因此对于一切“冒险英雄们”，无不寄以厚望乃至渴盼合作。江杓道：“他们没有犯罪，既想弥补这些损失，又想开辟今后财源，於是殷台公司的酝酿，他们出了好大的气力。”

蒋介石谄道：“他们居然有此魄力，能够撮合中美合作造船运油，倒非易易。”江道：“是不容易，不过外面对他们的做法，颇为不满。想人人公司当年由运油而租船，由租船购船，最后弄到卖船，每一个进程，都是国库倒霉，凡有损失必属国耻；而如有收入，就归他们几人所有，给人家的印象太坏，因此殷台公司的做法，必须好好地来，否则又会出事。”蒋道：“反正这回由中美双方出面，那家公司只是从中拉线，做不了主，由他们赚几个回佣，也算不冤枉了他们的那个鬼主意。”又问：“那他们人人公司是怎样搞垮了的？”江指指金开英道：“此事经过，你比我熟悉得多，请向总统报告。”

於是金开英道：“虽然海湾石油公司答应帮忙，人人公司也不敢再在预收十二次的运费上打主意，也不敢在一次索取十年运费上要花枪。他们想定了一个主意，那是在工程公司订建油轮代运海湾石油公司的原油方面动脑筋。第一步，他们设法使工程公司得标。按理说，任何油轮公司都可以参加投标，用不着征求任何方面的意见，当然更不应该要花样使某公司非得标不可。但是他们在美国的负责人早就说明三点。第一点，说中国国际基金会系属油轮公司的股东，对于这件事兴趣大极了。第二点，国际基金会的参加投标，海湾石油公司自当作初步审查，选择符合理想的一方，送请中国石油公司作最后决定。如果国际基金会、殷格斯

公司、以及台湾造船公司能够密切合作，就可使国际基金会付海湾石油公司的报价，不致被其他公司所击败，第三点，国际基金会可以不管能否在台湾造船，仍可向海湾石油公司投标，但私下来说，台船公司可能与国际基金会和殷格斯公司三方面协商一种交易，务使国际基金能够得到最低标准，获得租船合约的签订。这种意思，无非是必使工程公司得标之后，再进一步有所发展，赚更多的钱。特别是他们的租约第十九条说得很清楚，等於不打自招。”

蒋问：“那一条说的是什么？”金开英道：“说的是契约生效的先决条件，为签约后三个月，殷台公司获得工程油轮公司至少订购两万六千吨或者更大一些吨位的油轮两艘定单，方始生效，这不是很明白的吗？”老蒋闻言失笑，暗忖这批“后来居上”的小捞家，可比他当年的花样多得多了。对方对他如此欣赏，又道：

“这批人也真有几手。工程油轮公司得标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租船运油。可是出租油轮的利益，当然远不如自己建造油轮，更不如利用台湾造船厂制造油轮，当然最好的还在於索性利用台湾资金建造油轮。他们想的周到，决定之后，就提出一个问题来，那就是说各国船厂都很繁忙，不如利用台湾船厂；再提出战时保险的要求，作为利用台湾资金的藉口。到未来，由於我们政府不肯接受贷款要求，便由国际基金会凭十年运油租约，请美国银行开出准借造船资金的信用状，持向台湾银行作垫款的交换条件。”老蒋道：“这戏法变得厉害！”金道：“可不是，这么一来，它的作用不但远胜於一次取得十二次的运费，而且还可利用台湾船厂十年之久，独占十年运费，另外稳得两艘油轮。以前那个人人公司从没有油轮到有了油轮、没有资金到有了资金已经教人吃惊，而这一手还要厉害，简直把我们几位理财专家吓坏了。”

江构道：“我们也研究过内中的来踪去脉，发觉当年那家人人公司在运费上的做法，也是非常之举，分明运油费用在低降，他